



嘉義監獄為穩定囚情，自87年起與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合作，辦理「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」，由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講師群，以受刑人電影讀書會、讀書會、親子共讀、成長團體及家庭日等多元方式，帶領受刑人與家人連結，增進其家人關係。

本刊自105年度起增設「回家」專欄，提供受刑人針對自己在家庭支持方案的體會與期許投稿。主要目的除了鼓勵在生命歷程中曾經跌倒的朋友，勇敢的與家人修復關係，同時提供自己生命經驗與讀者分享。這個過程難免傷痛，卻也是受刑人肯定自我的基石，請大家給予最大的鼓勵。

帶我回家的這條河

柯文政

總是在夢裡走在這條河流上，而夢醒了，卻仍無法走到盡頭。

拗曲手指頭數算鐵窗外的寒暑更迭，竟然已過了十五回輪替。記得十五年前，母親曾經輕聲怯怯的問我，無期徒刑是要關多久才能回家？

那時的我，垂低著頭，默啞無言。

母親的淚水流淌成河，我淹沒河底，又奮然掙脫出水面，大口呼吸求生的氧氣，曾經沈淪的良知也隨之覺醒。

我的淚水也流淌成河，我溯流行走，在分叉河道前踩踏躊躇腳步，深怕迷失方向；或是在濕滑土石上失足跌落，捲進暗黑漩渦的深淵。

在高牆內，我曾極度厭棄自己，厭惡自己愚蠢的罪行竟傷害了那麼多的人。然而，母親的滴滴淚珠，都是疼子如命的苦勸，身為人子又怎能再而三的背逆呢？

我開始往正面良善的方向趨近，仿若一尾魚兒，逆流奮游。在高牆圍絕中，我報考進修高中補校，參加監所寫作班的研習，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，觀照自己的內心，省悔自身的罪錯。並且一週一封書信寄回去給

母親，希望她能在信中的字裡行間，看到我的改變。

落墨於紙上的文字，蜿蜒成河，而這條河流的盡頭是母親化妝檯上的抽屜。

我每一封寄回家的信，母親都視為是萬金不換的家書，信箋信封都頭尾方正的堆疊，收攏整齊，用橡皮筋將書信層疊束箍好，條理有序的放在化妝檯的抽屜裡面。

化妝檯是阿嬤送給母親的嫁妝，檯身斑駁剝落的亮漆，抽屜手把的磨痕，皆是光陰消蝕的印跡，是阿嬤對母親愛的珍貴遺留。如今，我的每一封書信，每一枚文字，每一句懺語，母親都珍藏在她化妝檯的抽屜裡面。

母性永遠慈愛，柔軟如一條河，從阿嬤流向母親，再從母親流向我，而我逆流洄游進河的盡頭，流進母親化妝檯的抽屜。

我努力寫著平安家書，因為我知道母親孤伶伶在偌大的屋子裡，日日殷切的期盼，就是我寄回家的書信。

當母親想念我時，就會打開抽屜，抽揀



一封信出來，戴上老花眼鏡，細細的讀，讀字句詞彙中的平安信息，讀筆墨蘸滿的思思念念。

信中的思念蘊融著我的回憶，憶境漫患成河，緩緩悠長，幼時的我、十五年前的我、現在的我，都是這條記憶流域中，彎曲河道旁潺潺流經的河水。河面水波不間歇的盪著浮光掠影，閃閃爍爍，然後逐漸凝聚成清晰的影像…，我看見母親把我攬在她溫暖懷抱裡，輕聲喚我名，將她慈愛的吻印在我嬰兒柔嫩的額頭上；看見她牢牢牽緊我的小手，讓搖晃身軀學步向前的我，伸出微微顫抖的腳丫子，踏出人生的第一個步伐。

記憶河水如鏡，照映母親臉龐，漾滿笑容。

無常，也是一條河，在人世間，恆常流動。

若干年後的我讓母親失望悲傷，臉頰垂淚。

我染毒成癮，為滿足毒慾，為非作歹，偷拐搶騙，出入警局法院，一路從少年觀護所到成年監獄，我傷透了母親的心，讓她的眼淚染白了頭髮。

站在記憶河流的這岸，看著母親的笑和淚，我的心中滿是悔與愧。

我努力的書寫著，試圖讓紙上的墨水和我悔愧的淚水，蜿蜒匯集成一條河，順沿著這條河，我就可以走回家。

倘若我的文字是河水，它將能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，在現實與回憶的縫隙之間，穿越彼岸，流淌到我腳下。我俯下身子，伸手觸摸河水，掬撈起這十五年來的時光，滴答滴答順著掌心滴落的，是書寫文字的落墨，我的省悟，我的改變。

總是在夢裡走在這條河流上，總有一天當夢醒了，就真的走到河的盡頭。

記得母親曾經輕聲怯怯的問我，無期徒刑是要關多久？我才能回家和她團圓？

鐵窗外，遠方即為故鄉。

鐵窗下，我努力書寫著。

我寫信給母親，告訴她，等她抽屜裡的信，裝滿了，放不下了，我就能回家了。我還告訴她，我會多寫信回家。